

花甲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21-07-17 07:51

前几天，有人发现出海口可以摸到花甲。这一消息传开，好多人一起去赶海，在每天退潮和涨潮的间隙，你只要越过齐肩的水域，到达齐腿的高地，就可以蹲下去抠花甲。

花甲壳厚，遁于沙中，摸花甲的时候要掀开表面上长满黑豆泥（鸭子的美食），在显露出来的沙子里摸寻厚壳、三角形状的东西。

我们家也去赶海。

第一天去的时候，退潮时间在6点，天还是亮的，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，大人穿着泳衣下水，蹲下来一本正经地摸花甲。晚霞成片地撒在天上，摸到花甲的人估计是惊讶于那贝壳的大和厚实，捧着一手花甲笑出了皱纹。

第二天去赶海，退潮时间已到了七点，从天亮到天黑浑然不觉，银钩似的月挂在远处，在海岸大桥的那边。旁边的大叔说，月落潮涨。在水里坐着、跪着、只露出一个头在外面，手在水里摸寻，眼睛看着天空，不知不觉，海水的冷流灌入吸满阳光热气的水中，这就是涨潮。

两三个小时浸泡在温柔的咸水中，人好像回到了母胎中，一切温暖、安全。

周围的叔叔阿姨们说笑，“你来了，昨天不是说不来吗？”另一个人估计脸红了，笑着说，“你不也是。”旁边一个阿姨在黑暗中念叨，“摸了那么久，没摸到几个，你们摸到了吗？”我趁她不注意悄悄望了一下她的桶，里面半满。

“黑天暗地的，摸花甲就好，别乱摸别的！”这个声音一出，水面笑成一片。

好几个人严肃地、一言不发地浸泡在水里，这样的人其实是摸花甲的高手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如那些摸到一个大花甲就拿给熟人看的，但实际上他们胸前挂着一个网兜，他们在水里的双手左右开弓，不一会网兜就能满满当当。

下水不能带手机。

摸花甲的人来自七乡六里，放下了本该盯着短视频发呆的时间，在这里面对面说话、打趣，说些关于潮水的事情。这样的场景恍若出现在二三十年前，甚至更远的时候，它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。

尽管千百样好，摸花甲也要付出代价。粗砺的黑豆泥酷似古代的耍杂技用的针板，稍微不注意，那锋利的贝壳尖就会刺进你的脚底板。在泥沙里来回翻找的手，会被沙石轻易地嵌入指甲缝，手指被黑豆泥划伤也是常态。

第一天赶海回来，我的脚底板大大小小伤痕近十，一小块皮被揭开了。手指上划了几道，指甲肉被挤得发疼。最要紧的是，在水里即使呆着不动也是一件很耗费能量的事情，回家沾上枕头就能沉沉睡去。

但是我们还是天天想着赶海，这件事很容易上瘾。头天晚上看着身上的伤疤赌气说再也不去了，第二天到了时间就会眼巴巴地想去。

只是潮水一天比一天晚一个钟头，退潮时间变成晚上八点、九点、十点.....有专门赶海的人，我们叫“讨海”人，大海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就是谋生之道，至今流传着许多潮水来临之前发财致富的故事。

我比较在意的是，在我们摸花甲的第二天，一个人在我们的对岸被急流吞没了，他才二十八岁。对岸没有花甲，他好像是去游泳。

